



心灵漫笔

赠你一枝艾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老家村子与邻村交界处的西北方向有一块儿空地，因地势低洼、水分充足，便成了艾草的乐园。

冬去春来，艾草吐出青绿的嫩芽，小小的，惹人怜爱，像落在草窠里的星星，又像是谁撒下的梦的种子。它是春天的信号，把村庄从沉睡里叫醒，换一种色调。艾草在暖风里慢慢长大，星星连成了线，就变成一行行的诗吟哦在燕子的喙间、印拓在行人的眼里。多么美啊！但这还只是序曲，最美的乐章在五月！

从高空俯瞰，一侧是青砖灰瓦的村舍，一侧是金浪翻滚的五月的麦田，夹在其中的青青艾草就成了人间难得的好景致。五月的艾草身材壮硕。艾草与艾草之间林立着笔直的茎秆，交互着泛白的青叶，一面闪着青嫩的油光，一面覆着素浅的白绒，翻滚间就有碧海白浪的旷远辽阔。而顶端新叶近黄，风过艾摇，麝尘波起，碧海又成秋潮，静谧、深沉，有说不出的入人生况味。一株艾草是鲜衣怒马的少年初成，一片艾草就是整装待发的将士出征。这是白天。到了夜晚，春天撒下的梦的种子在五月长成梦

想。月光之下，艾草脱去战时袍、换上旧时装，不必当窗理云鬓，亦不必对镜贴花黄，只一身素白，便是最美的女郎……五月的艾草既有少年的英气，也有少女的静昧。最美的事物都是双兔傍地走，不分性别。

粽子飘香

■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

一抹绿意，勾起我的无限回忆。层层包裹着的粽子的清香弥散在唇齿间，我在回味，也在寻找那丢失在粽叶里面的欢乐童年。

每年的端午前后正是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的时节。

记得端午节那一天，母亲一大早就煮好了大蒜和鸡蛋，嘱咐我们姐妹几个——大蒜可以随便吃，除父亲和奶奶可以多吃几个鸡蛋外，我们每人只能吃两个。然后，母亲就手拿镰刀匆忙去割麦了。

那时，在我的家乡，端午节那天只煮鸡蛋和大蒜。真正的粽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，只是在书本上看见过“粽子”这两个字而已。

端午节前，奶奶会在货郎那里买回一大包雄黄和一小包艾草，再顺便挑选五种颜色的丝线。端午节当天，奶奶把雄黄倒

端午情思

■李新月

昨天，我收到了朋友从南方寄来的节日大礼包，里面是粽子和鸭蛋。粽子的口味有红豆的、蜜枣的、猪肉的，咸甜皆有。我不由得开始怀念与奶奶一起过端午的日子。

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我，每逢端午就会跟着奶奶去屋后的竹林里采摘包粽子的粽叶，然后清洗、浸泡，再将糯米、蜜枣、红豆、葡萄干提前洗好泡好。

接下来就是最有趣的环节：包粽子。只见奶奶一手将粽叶顺手折成漏斗形状，另一只手往漏斗里装米，再放上三两个蜜枣、葡萄干做点缀，最后将粽子包裹成三角锥形状，系上小绳子，一个有模有样的粽子就这样诞生了。一个又一个不同口味的粽子在奶奶的巧手下很快堆满了一箩筐。我在一旁看呆了，也十分沉醉于看奶奶用娴熟的手法制作各种有趣

野生的艾草生命力旺，用镰刀拦腰割断，不几日根底便萌新芽，不久又能整装待发了。艾草有一种远古的旷野之味，从亘古或更早时，为了与我不期而遇，它跋山涉水走了几千年。而我能回报它的，也仅仅是感动和几句不成章节的诗行。

沿着铺满艾草的沟渠行走，仿佛往时光深处赶路，那缥缈朦胧的香气有一种安恬，亦有一种忧伤。再这样走下去，行到艾香尽处会遇到谁呢？一定是诗经里那个采艾的姑娘吧！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”——她穿着青衣素裳，两眼秋水，等那个也许永远不再回来的人。这一等，就忘了时间，背上箩筐里采下的艾草，千年的露水凝成琥珀，闪着时光深处的光亮。

眼前这片艾草，柔软、温和，固执、坚韧，寂静、孤单。曾闻艾香浓，皆因相思化。等的人不来，它便入门入户，去与等的人相认。端午时节，人们悬艾于门楣，每个人路过的人都不是那个要等的人。当青叶成枯，便一季相思落地。明年春天，它继续发相思的根芽、结相思的丹果，天地有终，相思无尽……

我采了一把艾草插在书房的花瓶里，风来蒿艾气如薰。夜风把成片的艾香撕扯成缕，每一缕都是往事的一条线索。顺着它，我穿越层层时光，抵达往事源头。整个夜晚，我把自己沉浸在往事里……

这个端午我没什么可以赠你，就赠你一枝艾吧！

在一个瓷碗内，到比较富裕的农户家里去“借”酒，这碗底里的酒就成了“雄黄酒”。奶奶会让我们每人喝上一小口，并在妹妹的额头上、肚脐上涂抹几滴，再拿出五种颜色不同的丝线配成五色线给我和妹妹戴上。妹妹的脖颈处还佩戴了一个小鸡心香囊，里面塞满了艾草。这个香囊是奶奶用碎花布精心缝制的。香囊下面还有彩色流苏，闻着清香，看着漂亮，是我们儿时的最爱。这是当时端午节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直到结婚后，我才在集市上认识了粽子。那时候的粽子里面除了江米什么也没有，吃的时候还要蘸一些白糖增添味道。时隔二十多年，端午吃粽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，大小超市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粽子。煮熟后，一层层剥开粽子，慢慢品尝，我吃出了幸福的味道。

粽子包好了，奶奶把它们依次摆上锅，我就负责打下手，帮忙填火煮熟。烹饪的过程中，丝丝缕缕的粽香开始飘荡，直至盈满整个厨房。

粽子上桌，我开始大快朵颐。糯米粽蘸上白糖，真是甜到了心里。最爱的还是放了蜜枣和葡萄干的粽子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溢满了我的整个青春。如今想来，依然如蜜一般香甜。

我这才明白，原来并非公司发的粽子不好吃，而是我心心念念想吃的是奶奶包的粽子，想念的是和亲人在一起过节的幸福感。

大学毕业后我就来到了外地工作，从此成了异乡人。今年受疫情影响回家更是不便，对奶奶的问候更多是在电话和视频里。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，那一抹悠悠的粽香永远在我的心中飘荡。我无论我身在何方，奶奶永远是我心中的思念，温暖且绵长。

流金岁月

■张彦广

每到麦收季节，出生于农村的我总是莫名的兴奋和激动，总是要到田野里去看看翻滚的麦浪，看到成熟的麦子被齐刷刷地收割进仓了，心里方才安心，也总想起小时候农村收麦子的情景……

收麦子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年当中的

诗风词韵

麦香

■万俊彪

五月的骄阳，炙热着一望无际的麦田朝夕之间，大地便铺上了金黄的地毯热风吹过，似大手般抚摸着棵棵麦秆麦子，像孩子一样跳起欢快的舞蹈

蓝天白云与金黄之间，麦香充盈陶醉了勤劳的人们
结实的麦粒，承载着一整年的希望
农人笑弯了腰
希望填满了生活的粮仓

麦田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麦子收割完毕，已没有了心事
留下麦香随风飘荡
如朝圣般守望那块麦田
仿佛凝视逝去的青春时光
麦穗大都不见踪影
麦田里藏着不小心掉落的麦粒
麦茬残留着金黄
还有一些野草坚强地挺着腰杆

现在，我又来到麦田
为生长万物的大地母亲拍照
兴奋啊，内心深处充满感恩
依照风起风落的要求
不停变换着各种姿势
与一块块麦地合影

丰收后的麦田，如此生动
空气里飘荡着麦粒的清香
还有鸟儿忙不迭觅食
太阳发出耀眼光芒
即使这样，也无法阻挡
我对下一季金黄的向往

麦浪

■张建民

故乡广阔平原上的热风
轻轻吹动金色麦浪，涌动无限喜悦
金色麦浪，大地最美的装饰
农人只管和时间的赛跑
纵然烈日晒裂皮肤、汗水浸透全身

麦收，一幅美丽的乡村水墨画
昼夜劳作的身影是最动人的影像
故乡，金色麦浪唤回了思乡的游子
那涌动的麦穗
为乡情添彩，给乡愁化妆
为乡村增添祥和与希望

■郎纪山

又到一年麦收季。望着满坡金黄的麦浪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几十年前收麦的往事……

送水

收麦时，青壮劳力起早贪黑，顶烈日、忍饥渴在地里劳作；上了年岁的人或在打麦场里忙活，或在家里烧茶做饭；孩子们或捡拾麦穗，或往地里送汤送水——“童稚携壶浆”，指的就是孩子们提着盛有稀小米汤的瓦罐儿给大人送喝的。

想必收过麦子的人都知道，麦忙天在地里干活儿，热能忍、饥能忍，就是渴不能忍。说渴的时候，嗓子眼里直冒烟一点儿都不夸张。幼时，我常听老人们说，过去有个人在地里装麦车，正值中午渴得受不住，四下里找不到水，离家又远，见车辙里存了一洼水，不管三七二十一趴在地上就灌了一气，嘴一抹说：“庄稼人哪一年不吃上几块儿还！”意思是说，一年四季在地里干活，吸的尘土、喝的浑水能兑几块儿土坯。

大集体时，生产队里不仅准备有人丹、薄荷片应急，还专门安排人烧茶（开水）送水。有时茶烧不及，人们就直接从井里打两桶井水送到地里去。个别生产队烧茶时还会放些柳枝，这样一来解渴，二来柳枝浮在水桶里走起路来水不往外溢。那时，我们还会在老师的带领下接麦，各自带有瓶子装的“糖精

又是一年麦收季

大事情。眼看着麦子泛黄了，人们早早地开始做各种准备：提前给牲口喂上精饲料，维修保养机器和马车，买好镰刀等各种农具，静等麦收季节的到来。

天气越来越热，太阳火辣辣的，麦子齐刷刷地挺立着，骄傲地撑起颗粒饱满的麦穗。

“麦子成熟了，明天割麦！”每一年，总会有老庄稼把式确定开镰的日子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农民们全家总动员，拉着车子，满怀丰收的喜悦奔向田地。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有一块儿地，足足四亩。一垄三行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好几垄往前提割。弯腰、抓紧麦秆、下镰刀，“唰”——短促发力，麦秆就脱离了麦茬。转身把麦秆放下，继续

■黑王辉

故乡的平原很辽阔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当麦子像半大孩子一样疯长的时候，故乡的田野也颇成气势，夏风吹来，摇曳着麦浪。这样的季节，空气中飘荡着麦穗的香味，那是夏天最浓郁也最让人沉醉的味道。是啊，还能有什么比丰收更让人喜悦的呢？

麦穗虽然已经泛黄，但终究没有熟透，尚显出些许青涩。故乡的人们并不介意，一把揪下来，在长满老茧的双手里揉碎，吹去麦壳，塞到嘴里“哈哈”笑着说：“新麦就是甜。今年的麦子长势好，一定又是丰收年！”说着，脸上便乐开了花。

过去，麦收时节，他们把久违的农具拿出来，镰刀、铁叉等把门前的空地都摆满了。这时，磨刀石也被搬出来，该磨的放在石上磨；有农具木把儿掉了，重新用钉子楔上；用手在把儿上来

■特约撰稿人 包广杰

坐在飞驰的车子里，望着眼前的金色海洋，我似乎又看到了车喧人闹、挥汗割麦的劳动场面。

我9岁之前，土地还归生产队统一管理，每年的“六一”节左右就进入了麦收季节。那个时候是农民最忙的时候。麦收大忙，学校要放暑假，师生都要下地劳动，学生们除了帮父母做饭、喂猪，还要下地去拾麦穗。暑假结束，学生还要上缴一定数量的麦穗，充当学杂费。

我11岁时，家里共分到了九亩地。这既让父母高兴，也让他们发愁。让他们高兴的是人勤地不懒，拥有这么多属于自家的土地，只要肯下力气，全家人就能吃饱饭、过上好日子；让他们发愁的是当时的生产工具落后，别说有大型收割机了，就连最简单的手扶拖拉机都很少，收麦主要靠人力，而我家劳动力最缺——母亲曾是民师出身，父亲还当着民师，他们干农活远远比不上村子里的庄稼人，所以每年的麦忙时节就是我家的一场大战役。我是兄弟姐妹四人中的老大，在农村已经算是半个劳力了，帮父母干农活毫无旁贷，所以每年的麦

水”，渴了喝上两小口，但不敢多喝，怕坚持不到晌午。

分田到户后，一到麦天，很少人家喝茶喝水了，而是会买汽水，讲究的人家会买瓶装的啤酒。那时，学生有麦忙假，人手多的家庭，十多岁的孩子会批发一些冰糕、冰棍儿，用裹着棉套的小木箱盛起来，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，骑着自行车满坡叫卖。

有了这些，收麦再苦再累，却不受干渴之苦了。

拾麦

圈里有粮，心中不慌。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古训。

农耕时代，庄户人家衣裳旧一些、破一些，能遮身护体即可。钱，多了多花、少了少花、没了不花，吃饭过日子向来没有硬标准。只要吃的不发愁，就是好日子、好光景。

过去，没有化肥、粗糞不足，庄稼产量极低，麦子一亩地能收上100多斤，也就是老辈人说的好收成。粮食粒在庄稼人眼里就是金豆、银豆，金贵得很。

每年的麦收季节，庄稼人没明没夜地劳作，为的是把每一粒粮食都收到圈里。一粒粮食就是农民的一滴汗珠。特别是上了年岁的人，只要看见掉到路上的麦穗、豆粒就会捡拾起来。

幼时的记忆里，大集体的时候，一些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的老年人一大早就带着布袋、篮子、小筛子、笤帚去路

下一镰的收割。短时间还觉得很有趣，时间长了就腰酸背痛。抬头看看，离地头还远着呢，甩甩麻木的胳膊继续埋头收割。农民没有戴手套的习惯，麦芒把手和胳膊刺得生疼，几乎每一根手指都被刺伤了。没有干惯农活的“学生娃”手掌上很快就磨出了一个个血泡。为了给家里贡献力量，我们满不在乎地用布一缠，继续干！叶子上附着的尘土随着麦秆的晃动钻进了鼻孔里、耳朵里，麦子割完了，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“土人”。

临近中午，饥渴难耐，太阳仿佛要把一切都要烤化了。虽然戴着草帽，但每个人都是汗流浹背。田地里的每个人都不再说话，只有“唰唰”的声音在持

风吹麦飘香

回摩擦几下，发现有磕手的地方，仔细用刀削平了。老人们从阴凉地儿走出来搓麻绳，这是装车、拉车、捆扎麦子必不可少的。架子车也从库房里推出来，打足气，就等待着收割。

知了慢慢爬上树梢，开始呼天抢地般嘶鸣；布谷鸟也不知从何地赶来，开始催促故乡的人们。麦秸压实后堆成垛存放起来，可以当柴火用。所以，割麦和垛麦秸垛这两道工序是麦收必不可少的。故乡的人们特别喜爱布谷鸟。它们是那么准时到来，每年麦收的时候都不缺席。它们的叫声是一种召唤，更是一种催促；是丰收在望的喜悦，更是对收割的殷殷期盼，很契合故乡人的心境。

当布谷鸟的叫声穿越故乡上空的时候，故乡的人们便拿起镰刀、拉着架子车，兴冲冲地向麦田进发。这样的时节，烈日炎炎，如火的骄阳把大地烤得

麦忙时节

收时节我最累。

天还没有亮，村子里的人们已经醒了，开始是大人吆喝孩子起床的声音、牵牲口套车的声音，接着，鸡鸣狗叫声、压井“吱吱”的压水声也慢慢多了起来。

我睡眼朦胧地穿好衣服，帮妈妈提水、提水。等我们吃过早饭出发时，从村庄到农田的路上已经是人影憧憧了。有的人家还套着骡马驴等大牲口，大人们的谈话声、吆喝牲口声、驴子的响鼻声、骡马的嘶鸣声吓得麦田里的小虫子停止了歌唱。但布谷鸟仍然一声声不紧不慢地叫着，那清脆、悠扬的声音我百听不厌。

听着听着，坐在爸爸妈妈的架子车上的我就来到了还沾满露珠的麦田。此时，太阳刚刚露出个脑袋，黄透了的麦秆还有些潮湿。爸爸妈妈就先割地头，或是找一些倒伏的麦子掬着割；我负责把割倒的麦子捆起来，抱到架子车上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装满了一车，妈妈留在地里继续割麦，爸爸和我拉着一车麦子往村里的打麦场上赶。

爸爸胸前套着一根长长的皮带，两

麦收记忆

上拾麦穗、扫土麦。麦田里丢下的麦穗不能捡拾，因为生产队里还没有搞复收；路上掉下的可以捡拾。把碾碎的麦穗连土扫起来，用小筛子筛进小布袋里。有时中午也不回家，随便喝口水、啃口干馍，一天下来能收获三五斤粮食。一个麦季，差不多能拾上四五十斤粮食，几乎是一个人的口粮。

那时，上级号召颗粒归仓，男女老少齐上阵。学生一年有麦忙假和秋忙假，一来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，二来让学生明白粮食来之不易。麦假里，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必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，主要任务就是由老师领着接麦。

一大早，孩子们扛着筛子就下地了。到了地里，大大小小的筛子一字排开，不留间隙。孩子们个个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“唰唰”声一片。筛子搂满，卸下，再走。如是再三，一趟又一趟。半天下来，偌大的地块儿便留下一堆一堆的麦秆，单等车辆运走。

临近中午，男孩子们脸如红布，满是汗渍；女孩子们的长发贴在脸颊上，又热又渴。老师说：“休息一下！”孩子们立马丢下筛

续。到了中午，还要把上午收割的麦子运到打麦场摊开晾晒。有的人干脆就不回家了，简单吃些饭菜就继续劳作。种地很讲究抢收抢种，耽误不得。还好，下午稍微有一点风，田野里满是顶着烈日收割的人，打麦场里也都是趁着大太阳碾麦子、起场、扬麦子的人。直到满天星斗，农民们才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。看着一堆堆金黄的麦粒装进了袋子，大家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就在田野边蔓延开来。

事必躬亲方知难。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是体会不到从前农民收麦子的辛苦的。我真的很感谢在农村吃苦受累的生活经历，因为和收麦的辛苦相比，任何的困难和挑战都算不了什么！

燥热、把麦子烤得焦黄、把农人的脊背晒得黝黑。可故乡的人们不管这些，只管俯下身割麦子，直立的麦子在他们的劳作中顺从地倒下，躺在麦茬间准备好好睡一觉。也难怪，从破土而出到穗粒饱满，七个月来，麦子们都呈现出昂扬向上的生长态势，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这情形就像孕育后的分娩、忙碌后的休憩。

这时的故乡完全是一座麦城。层层麦子围城，故乡的人们是城堡的居民，世世代代在童话里居住。镰刀是他们的武器，架子车是他们的运输工具，晨起夕升的炊烟是他们缭绕的梦，而麦子便是他们生活的主题。有麦子可以收割，有每年颗粒归仓，他们自给自足、自得其乐。

麦城，是故乡人的“桃花源”，也是我的家园梦。只可惜，由于走得太远、离开太久，我迷失了回去的路。

只大手紧握着架子车的双轡，身子前倾，双腿绷得紧紧的，吃力地拉车。我的肩膀上也垮了一根粗绳子，绳头挨着肩膀这儿缝了一块儿破布。即使这样，我的肩膀还是被磨得生疼。麦田离打麦场很远，拉第一趟的时候，我觉得尚轻松一些。可每天好些趟下来，尤其是中午时分，饥肠辘辘不说，毒辣辣的太阳能把人晒晕。为了给我鼓劲儿，爸爸会让我擦把汗、喝口水，然后用干涩的声音为我背诗——白居易写收麦的那首《观刈麦》。他边背边讲、边讲边走，我是边听边想。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将小麦快要成熟时的一夜热风写得真切，仿佛眼前的麦穗就是被这夜来的南风吹得熟透、变得黄灿灿的；“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”写的是妇女挑担送饭、小孩子提壶送水等收麦路上的景象；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把脚烫背烧的感受写得如此生动传神……我边想着诗中的景象边拉车，也不觉得饿和累了。

多年以后，我喜欢上了写作，爸爸则是我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。这收麦路上的读诗声，就是我真正的第一堂文学课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场景一如昨日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如今，传统的、落后的收麦方式早已被先进的机械化所替代，人们已经完全从繁重的麦收劳动中解脱出来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，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但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我们的祖辈饱受艰辛。

